

第三十四號箱子

王正良

○ 有人問我記不記得雄女開學典禮那天的事。老實講，很模糊很瑣碎，隱約記得校長、訓導主任與師長等致詞，言談刻板。唯一印象深刻的是唱校歌，座位左後方的同學高聲亂唱，我意識到接下來風雲變色的場景。導師氣炸了，規定明天早自習抽唱，不會唱的同學，除了寫悔過書，還要請家長到校說明。班上同學應該跟我一樣，那位自以為聰明的同學，把場面弄到跟導師緊張對峙，我開始思索如何「教誨」她。還記得她個子嬌小，戴一副黑框圓形眼鏡，蘋果臉，後腦勺的頭髮挑染淡淡的墨綠色。那天晚上，雄女校歌緩緩陪我入夢：「巍巍壽山，浩浩海洋。敲歎吾校，瀛島西南……」二十六歲的我，仍能精確唱出前四句。

— 我念壽山國小四年三班。其實小學畢業前一直都是三班，同學也沒變，只是對四年級別有感觸。那一年春天來了轉學生，男孩，叫游盛。老師安排他坐我旁邊，我第一次發覺當班長有好處。游盛長相清秀，臉十分白，色澤溫潤，彷彿臉底下裝了黃燈泡，讓人忍不住多看他幾眼。因為協助適應新環境，很多活動找他參與。生物老師交代養蠶，觀察蠶的一生，記錄細節，我順理將他編入同組。每晨提早集合，繞路先到附近壽山的荒野摘桑葉。有一天，不知為何，只有游盛出現。等了五分鐘，我提議先去摘桑葉，兩人往山坡小徑前進。山路徘徊幽長的寂靜，他的腳步聲在我左後方。「還習慣新學校的生活嗎？」「嗯！」「這裡還不錯，有空走到山頂，還可以眺望……」「小心！」游盛突然捉住我的手往後拉，站到我前方，用手指，原來有蛇攔路。還好他不知道我姨丈在六合夜市賣蛇肉，我並不怕蛇，還是假裝怕蛇的樣子。跟他道謝後，

打消採桑葉的念頭，二人返回學校。那一天，蠶開始吐絲結蛹，同學下課盯著，上課偷看。偶爾警覺自己盯著游盛的次數多了，假裝跟同學一起看蛹。蠶吐絲將自己包圍，薄絲纏繞成橢圓的蛹，還能看到蠶蠕動。原來，作繭自縛就是這樣子。我想像蛹中的蠶停止動作的一刻，到底是爲了蛻變而等待？還是就此沉睡在自己編織的樂園？到了夏天，游盛轉學，聽說到臺北。後來他寄了張卡片給我，上面寫著：「有一天，我會陪妳到壽山看海。」只是，沒有人料到如此簡單的承諾，他很難完成。

二

我喜歡聽零錢投入公車零錢箱的聲音，因此，母親經常帶我到火車站前的公車總站，聽排隊的人上車投幣。零錢箱的投幣口，寬如烤吐司機的夾口，各種幣值的零錢往裡頭鑽，它們似乎沒想過，這入口同時是出口。當然，我不是暗示偷錢的竅門。往下掉的聲音很清脆，那是一種活著的重量，流沙般的時間憑藉聲音交換存在，我想像有多少人上車，各自在什麼地方下車。「媽，這幾路車？」
「三十六路，到前鎮的。」我開始默背沿路站名，中山一路口、七賢國小、中正路口、民生路口……臺鋁新村，外婆家住這附近，很久沒看到她了，還是不碰面好，每次來

家裡，藉故躲進廚房，抽油煙機並不能遮蔽她啜泣的聲音。我清楚外婆傷心的理由，我是獨生女又是長孫女，她對我期望很高，我也沒辜負外婆，除了這一次，我沒辦法修正的錯誤。回神繼續細數站名，啊！夢時代，聽說是逛街的好地方，我打算找時間過去。叮叮砵砵，又有一部公車進站，零錢義無反顧地掉進箱子，爲了抵達目的地奉獻卑微的價值。

三

我在夢中的草原奔跑，沙漠奔跑，月球表面奔跑，在無垠的星空奔跑，感覺無比自由。我以為沒有邊界的夢是好事，後來十分後悔。任何遼闊空間，有個中繼站或休息站比較好。倒不是疲憊需要停下休息，而是時間一久，容易麻木，失去感應，奔跑徒然，恍若空中打轉的風箏。現實中，我的確喜歡慢跑。考上雄女那年暑假，每天清晨到學校慢跑。校門進去右彎有座蓮花池，我在池旁陰涼處暖身。拉筋時，凝視盛開的蓮花，常聯想到《金剛經》：「昨日之心不可得，今日之心不可得，未來之心不可得。」把蓮花設想成整個宇宙的舍利子。我沒有任何宗教信仰，當時眼見蓮花可能暗示生命即將轉向，帶給我小小的意外，可惜我無法預知。

四

國二，全家搬到鄰近雄女的社區大樓，從十四樓的陽台可以眺望愛河。母親說為未來準備，我卻以為搬家與否，並不影響成績。父親老家在壽山下，經營製墨，工廠有二十幾位工人，內外銷都做，因為訂單穩定，收入豐厚。母親嫁給他，雖是自由戀愛的選擇，但我知道她最愛的不一定是老爸。母親和外婆都從雄女畢業，外婆嫁給空官，母親嫁給從商的父親，身為女人的直覺加上一點敏銳的觀察，對於愛情，她們似乎都有無以名狀的遺憾。並非外公或老爸不好，也許自我優越感的作祟，又或許根本沒有男生能圓滿她們的心靈。我猜想，自己大概也會踏上她們走過的路。外婆跟母親從未背叛婚姻，倒是父親，前年跟小三跑到大陸，音訊全無。他把財產過戶到母親名下，保留最後形象。得知父親離開的消息，我哭狀慘烈，母親沒有任何反應。我知道父親有不得已的苦衷，他比母親還愛我，可是他找不到愛我的方式。

五

父親從工廠返家，往往超過十一點。我擱下書本，

和他到陽台觀賞夜景。關上鋁門窗，他在風尾抽菸。「怎樣？考試有信心嗎？」「嗯！」「爸，這是今天第幾根菸了？」「晚上，第五、六支吧！」「白天呢？」父親拿出菸盒往裡探，支吾說：「反正，還不到兩盒。」父親不喝酒，就是菸抽得凶。「你不是答應我這個月改成一天一包嗎？」「沒辦法，工作多，不抽菸，精神不集中。」「藉口。」我撇頭向外，與愛河幽暗的水流對峙。父親熄了菸，安慰我：「好！老爸改，明天，從明天起，一天最多一包，好嗎？」「那我考上雄女後，你要戒菸。」「可以，一言為定。」我和父親打勾勾，夏日的夜風實踐彼此的約定，然而秋季的暴雨很快毀壞彼此的承諾。

六

我從來不遲到，雄女開學第二天成爲畢生遺憾。前一晚，我躺在床上聽蕭邦的〈夜曲〉，順便複習校歌的曲調。鋼琴的琴鍵輕快優雅的跳動，與我口中低聲呢喃的校歌交疊，父親新購的床頭音響如海潮拍拍我的背部，恍惚睡著了。我很少失眠，偶爾做夢，通常夢醒就忘，除了輕鬆或恐怖的夢。那晚的夢很怪異，夢中的我騎腳踏車沿愛河往出海口，車身唧唧作響，大概車鍊沒上黃油。河景依舊，陌生人穿插左右。悠閒的時光，注定夢醒遺忘，只是

在夢中，無法洞悉虛幻的本質。騎著騎著，不知為何墜入草叢，身材縮小，下意識地不斷往上攀爬，很像愛麗絲夢遊仙境的情節。我困在草叢，草葉形成巨大幽暗的陰影籠罩我。時間不知過了多久，意識閃閃爍爍，察覺這可能是夢。失去光線反射的夢境，一片幽暗，我不斷摸索可能的出口。粗糙的莖弄得手指痛，我以為憑藉痛能醒來，然而最終只是等待。這夢，怎麼這般久呢？我不耐煩地嘗試喚醒自己。終於，我醒了。有人正在拍我的背，窗外似乎有秋風撞擊，兩相唱和。我以為自己跌進另一個夢。

七

拍我背的人叫阿娟，四十五歲，家裡有六個小孩。老媽在住家附近三百公尺的老舊社區，租了三房的屋子，讓阿娟一家棲身，請阿娟偶爾住我家，和母親輪流照顧我，隨時可以回去看顧小孩。阿娟四十歲又生一個女娃，笑聲很可愛，名叫可可，有時將她接到家裡住。阿娟的大女兒、二女兒已經嫁人，老公控管嚴，各在恆春、臺東。老三是唯一的男孩，當兵，但從金門返臺休假，逃兵去了。老四念高職夜校，老五念國中，兩人幫忙照顧可可。阿娟按摩我的身體的時候，我憑藉頭顱與脖子晃動的方向，猜測她的動作。阿娟很會照顧病人，時間久了，感覺我是她

的第七個女兒。阿娟跟我說話，餵我進食，幫我洗澡，處理排泄諸等雜事，這只是她的例行工作，可是，我以為她比母親還像母親。阿娟過世時，可可念小學四年級，老媽收她當乾女兒。現在，可可念國三，龐大的考試壓力逼得她常向我哭訴，語出驚人：「姊，妳比我親姊姊們更像我的親姊姊。」我呆坐輪椅上，很清楚自己什麼事都沒做。

八

發生了什麼事呢？無比煎熬的階段早已消逝，現下心境坦然多了，卻還是會問。父親說，那一晚他回家，我和母親都已入眠，他正盥洗，突然聞到很濃的煙味，社區警鈴大作，意識到火災，趕緊叫醒母親，再跑到我房間。當時，煙塵瞬間滾滾，視線難辨，父親強忍咳嗽，跪爬到我房間，企圖搖醒我，沒動靜，趕緊一把從床上拉下我，使盡氣力拖出門外，之後昏厥。母親說，老爸搖醒她後，已然嗆傷，在濃煙密布的黑暗中，她先爬到門外，躲在逃生梯的安全門後，煙霧稍被阻絕，暫時透過樓梯間窗口的空氣喘息。樓上鄰居往下逃竄，手電筒的光芒晃啊晃的，照得她心神不寧。隔了幾分鐘，未見父親和我，緊張得拉開門要再爬回去，突然被人拉住：「不要再回去了。」「不行，我老公，我女兒……」「我去，妳哪一戶，待這

別動。」「一四之二，尹先生家。」那人扳開安全門衝過去，先拉了父親出來，再把我救出。接著，消防車的聲音出現了，母親背著我，那人背著父親，又有下樓的鄰居協助攙扶，很快抵達一樓。母親說，後來才知道是保全張先生。而我，等到三年後，才當面向他致謝。

九

如果早知成了這等模樣，真的不想被救，說道謝是違心之論。在醫院昏迷三個月，恢復意識的第一個驚嚇，不是身處無邊黑暗的恐懼，而是聽見自己所說的話，含糊不清。當時，我以為看不到是暫時的，身體不能動也是暫時的，只有聲音，我害怕自己喪失基本的表達能力。過了幾天，等我知悉原因是十二樓住戶的廚房悶燒，大量濃煙向上竄，幸虧火勢沒擴展。適應自己的現狀，醫生解釋：「主要是吸入過多濃煙，造成中樞神經受損，以致脖子以下失去知覺。眼球並無受損，而是大腦收不到訊號。至於舌頭，有部分神經受損，需要長久復健，才有辦法恢復說話。」總之，我近乎全身癱瘓，想要活下去，要訓練說話。我開始消極抵抗，不說任何話，不做任何反應，和外界僵持一年後，阿娟找來我的國小導師。重點不是導師，而是導師帶來另一個人。當我發現是游盛，好想躲起來，

我不願意他看到我現在這個樣子，殘缺不堪，毫無立足的尊嚴，我已經毀滅的一切，在他面前又毀滅一次。我不停哭泣，把靈魂所有的水分都榨乾了，身旁的黑暗像一具無底的器皿，重新匯集這些迷失的水分。停止的時候，游盛在我耳邊輕聲說：「別哭了，我回來了。」頓時，我的心境安頓下來，開始說話，也開始練習說話。

十

每週三天，阿娟固定帶我到醫院找語言治療師矯正發音，算是一種復健。沒想到當了一輩子的班長，講了一輩子的指令（其實只有國小到國中九年），現在必須聽從治療師的指示。語言治療師跟母親年紀差不多，聽她的聲音，低沉冷靜，令人安定。因為舌根運作不順，治療師往往將竹板放進嘴中，壓住舌根不同位置，提醒正確發音的方式。幾個月後，語言治療師旁多一位女孩，年紀跟我相仿，叫鐵如寄。治療師說是她女兒，躁鬱症發作，住在八樓病房，偶爾偷溜下來。奇怪的是，日後現場都有她。練習的過程，鐵如寄常常在一旁哼來哼去，透露鄙視之意。我斟酌自己處境，沒有任何反擊的餘地，況且連話都說不清楚。一年半左右的訓練，說的話終於有點像「大舌頭」了。治療師說，這大概是極限，我的情況比較特殊，很難

再進展。我想了一下，跟她說：「謝謝，這樣就夠了。」鐵如奇忽然插嘴：「反正已經這樣子了，再壞也壞不到哪裡去。」我很高興，這是我想說卻沒說出口的內心話。

十一

二十歲，是我最難過的一段歷程。這一年，阿娟因病過世，我少了一位和藹可親的長輩。游盛從臺大醫學院準備轉學到美國哈佛醫學院，意味彼此碰面的機會更少。同一年，父親到上海開拓事業。所謂生離死別，原來對我還有影響。阿娟的死，或許我有責任，畢竟照顧我十分費神，母親曾經累到倒下，休息兩個月，阿娟一直支撐。游盛和我重新碰面那年，從建中轉學到雄中，聽說跟父母爭執甚久，冷戰半年才妥協。直到他考上臺大醫學院，才回臺北家。至於父親，我不清楚他為何到大陸設廠，阿嬤總是埋怨，賺的錢夠用，根本不用到大陸。我猜想，當時父親應該希望賺更多的錢，也許日後醫療技術進步，有機會讓我恢復「正常」。一下子，能夠陪我說話的人，只剩媽媽、阿嬤（只聽懂三、四成）、可可，以及不常見的語言治療師，還有治療師的女兒鐵如奇。周遭親友都不喜歡鐵如奇，說話尖酸刻薄，可是我和她卻產生莫名的共鳴。她來探望，言談之間我才能恣意大笑，一種陌生而奇怪的笑

聲，從嘴巴穿透耳膜，釋放我。

十二

阿娟走後三個月，老媽找到協助照顧的人。是位大叔，三十五歲，光頭，身材壯碩。聽他說話，我終於懂得「黃鶯出谷」的意境。他明確表示有「男朋友」了，是同志。母親願意試用他的原因，除了合格的看護證照，這位大叔念過哲學系，畢業後當過游泳教練、巡山員、潛水教練、出海捕魚、開計程車、廚師，也曾在壽山動物園擔任馴獸師，歷練豐富。更神奇的是，他居然聽懂我說的話（原來他交往十年的男友說話大舌頭）。適用階段，他念大量的書給我聽，科學的、人文的、經濟的，龐雜廣博，我有不懂的地方，他幾乎能提供完善的解釋。同時，他激發我思考較為嚴肅的哲學命題。後來，是我求母親讓他工作。

十三

這位大叔姓王，我習慣叫他老王。老王有一次念《潛水鐘與蝴蝶》，男主角跟我遭遇相似，也癱瘓。我比他幸運的是，我還能說話，他比我幸運的是，他還有一隻眼

睛，可以觀看世界。如果可以的話，我想用不清楚的語言能力，跟他交換視力，我想看長大後的游盛。這本書很薄，斷斷續續，大約一個早上結束。「怎樣？有沒有什麼想法？」「想法？作者想的跟我想的差不多，幸運的是，他很快就離開這個世界，而我不知要多久。」老王很少停頓，這次讓我等了一會兒。「尹小姐，我真是敗給妳了。妳的生命狀態，其實就是整個世界的縮影，不管妳像我一樣活蹦亂跳，或者長久維持現在這種『活著』的方式，並沒有改變什麼。妳的心，仍在這裡。」老王用力戳了我的額頭，我不懂他的意思。「太難了，我只想脫離現在。」「現在有什麼不好？」「當然不好，有誰願意跟我一樣？」「我。」「你是怪胎，而且我懷疑你騙我。」「老王從來不騙人。」我知道他不會欺騙，然而在處境上，我仍有別想。我想走路，想看得見，想讀書，想跟一般人一樣。可是我坐在這裡，窩在永遠的黑暗，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。「想寫作嗎？」「我對寫作沒興趣，也沒能力提筆。」「試試看吧！我當妳的筆。但條件是妳自己也要練習寫字。」「我怎麼寫？」「妳還有頭可以轉動，我找人設計適合的溝通輔具，讓妳能自己寫作。」「怎麼？你要辭職離開？」我追問。「不會啦！我至少陪妳十年。我只是認為，有些事情能獨立完成的話，就想辦法自己做。」彼此交換意見，我決定接受挑戰，寫一本有關自己

的書。老王說：「以妳身在黑暗為主題好了，再旁及生活瑣事。」黑暗嗎？是啊！我的確看不到。

十四

人情世故都差不多，但有關黑暗的探索，很少人能確切表達。我發現自己中了老王的計，是他知道黑暗中活著的感受，於是把我變成他的探針，試圖釐清黑暗的本質。我跟老王開玩笑：「你把自己眼睛弄瞎，就能寫書了。」「好像建議不錯。」老王答道。「但是，我不能亂來，要對男女負責。」「除非他同意是吧？」「嗯。」「說你怪你還不信，這種事最好不要自己決定。」「妳變聰明了。」「我本來就很聰明，聰明到老天不讓我發揮。」「又變笨了。」我和老王一來一往，隨即切入寫書計畫的討論。「應該寫成散文吧！根據真實感受的話。」「形式上也是散文比較恰當，如果能完成，最後藉由編輯，再處理篇章先後問題。」「怎麼起頭？」「讓妳思考一個問題，黑暗像什麼？再慢慢延伸妳真實的感受，以及其他想法。」「黑暗嗎？」我陷入無端沉思。

十五

黑暗什麼都不像，它一直跟我在一起。除了像我，還能像誰？文章如果只是發牢騷，或純粹自言自語，應該沒有市場。在真實與表現技巧之間，我有些為難。老王叫我找答案，我發現的全是疑惑。寫著寫著，都是零星段落。有一天，老王說：「別想了，我帶妳出去走走。」

「去哪？」「旗津啊！我請妳吃海鮮。」「可是出門麻煩。」「別擔心，除了我，還有可可，鐵了心。她們待會就到。」「鐵如寄嗎？她不是在北京工作？」「休假吧！臨時找人，沒料到她在臺灣。」一會兒，可可先到，她和老王是莫逆之交，一碰面便聒噪不休。可以吊車尾的成績考上雄女，老媽很高興，似乎可可成爲我的影子。我替可可感到高興，也有些悲哀。可可不比以前的我，當時我以前五名的成績考上雄女，可可念書顯得吃力。她跟我說想當廚師，新的志願是當臺灣第一位女阿基師，最近和老王聊創意料理。我其實不願意可像我，一旦她太聰明，跟以前的我一樣，可能讓我更悲傷，換成我變成她的影子了，也不知道母親會怎麼想。可可成爲我的學妹，三年後，考大學又是一場煎熬。我萌生讀大學的念頭，最早是游盛告訴我他推甄上臺大醫學院的事。他家幾乎是醫生世家（除了父親在調查局任職），但既然有機會當醫生，或

許想辦法解決我的困境，一如以前爲我預先抵擋蛇的攻擊。或許我想多了，平常他不多話，我也不敢問太艱難的問題。「光頭佬，可可粉，我來了。」一聽，知道是鐵如寄。老王招呼眾人，驅車旗津。以前父母常帶我到旗津，有時搭渡輪，有時走隧道。癱瘓後，阿娟帶我來過兩三次，之後我很少出門，旗津像陌生人一樣。可是，旗津怎會陌生？小時候我很喜歡在這裡的沙灘奔跑，腳趾激起浪花，浪花帶給我夢想，如今我只能吹海風。老王買了烤魷魚，剪成一片片餵我，我吃了兩片，示意不吃。可可拿冰淇淋餵我，我勉強舔了兩口。「光頭佬，你和可可粉去玩水，我陪昭雲。」「有事叩我，我手機夾在胸肌間。」「別噁心了，快走。」隨著可可的笑聲遠離，剩下鐵如寄在我身旁。「我在北京遇見妳父親。」

十六

「聽我說，妳別問。」鐵如寄總是盛氣凌人。「事情是這樣的，有朋友到北京找我，我帶他四處逛逛，就在王府井大街側邊的巷道，看見他在賣哈密瓜。」我愣了一下。「我往三輪車上丟兩張百元人民幣，說包起來，別賣了。」我彷彿看見她對父親張牙舞爪。「我丟下朋友，強拉他到一旁。罵他，你跟伯母的感情問題我沒權力

管，但對昭雲，太殘忍！身為父親……」我沒聽鐵如奇的責罵，只想到父親為何淪落北京？日子過得如何？海風吹拂臉龐，嘴角感覺海鹽結晶，有些苦澀掉進喉嚨。回想以往，我的日子像天堂，父母疼愛，師長嘉許，同學愛戴，鄰居總說羨慕的應酬話，如今才知道自己虛華空洞，即使如此，命運有必要這樣對我嗎？父親離開，只讓我覺得對不起他，老爸那麼努力救了我，我卻添重他的心理負擔。老王說小三當道，把老爸騙走了，我卻以為事情沒那麼簡單。父親即使不愛母親，也不可能拋棄我，或許我癱瘓的事實，讓他壓力龐大，不知如何面對。有次他喝了酒，回家胡言亂語，聽見他邊哭邊喊：「女兒，老爸對不起妳，沒能早點救妳出來，是我的錯，我的錯……」老媽和阿娟急著遮住父親的嘴。原來，我們都在折磨自己。旗津的海風吹著吹著，有些涼了，以前父親總會呼喚：「雲兒，雲兒，回家吧！」現在，我很想對父親說，快回來吧！鐵如奇的聲音打破我的想像：「對了，伯父要我跟妳說，他戒菸了。」

十七

從旗津回來，開始為不同感受的黑暗編號，並逐一整理特徵。一號是蠶蛹，黑暗是一種無法破繭而出的蛹。

我記得小時候捉迷藏，曾經躲進裝蘋果的大紙箱，幾個小洞透進光來，我屏息等待，那感覺很像在蛹中，只是這次很想快點被人找著。二號是公車上的零錢箱，對我而言，黑暗中只有聲音的顯現，才有價值。母親的零錢包也有類似效果，有時外賣送餐到家，我聽她拉開拉鍊，錢幣相互撞擊，隨而又封鎖在包包裡。三號是含苞的蓮花。蓮花不開，有它專心等待的美感，我覺得其中黑暗寂靜無比，反而可以依賴。四號是墨條的外形，從小看著製墨作業，突然覺得自己也是即將被買賣的一支，沒人辨認出我。五號後依序是菸盒、鋼琴的黑色琴鍵、排泄物……直到十七號，老王打斷我：「妳一直活在記憶，或類似箱子的譬喻，這些無法表現現在的妳。妳在黑暗中，似乎沒認真過日子。」我癱瘓，而且看不到東西，怎麼認真過日子？」我語氣激動。「對不起，我的意思是妳太悲觀，連接不上過去的妳，也連不上未來的妳，要這樣斷裂嗎？」老王說的話突然像鐵如奇，更為嚴峻。「別說了，我想靜一靜。」難道看不到黑暗，也是我的錯？斷裂的人生，我能奢求什麼。

十八——三十

寫作計畫雖然擱置，我仍持續編號，然而從十八號到

三十號，全是空白。空白的意思十分矛盾，黑暗本身不可能是空白，只是我放棄墜入回憶，努力觀察現在的我，似乎只有這兩字可以形容。日子真的很無聊，我完全不知道要怎麼過下去。然而，我又無法結束自己的生命，尋死的意志異常堅定，卻毫無力量。很悲觀嗎？我不否認，我的確還沒辦法完全釋懷，面對現在的自己。十年了，不是躺在床上，就是窩在輪椅上，如果有些歡樂可喜的事，都是面對親友，我不希望她們受我影響。悲觀的心，我只願留給自己。

三十一

游盛回國前，我夢見他。他手裡提著燈籠，隱微白光閃動，我居然看見。他跑到我身邊，嘖哩咕嚕說了好多話。那是一場美夢，我們聚在一起的時分，感覺永恆。夢境一直呈現黑色調，白光忽然浮現後，漸次有了繽紛的色彩。我和游盛凝望眼前，萬象流動，不可思議，我的身體跟著靈魂奔跑，身心再次合一。游盛牽著我的手，帶我飛向美國，介紹他念書的地方。我聽著，看著，嗅聞著，觸摸到他的存在。啊！即使醒來，我以為我看見了現實中的光。

三十一

傍晚，估計游盛到訪，我請母親幫我上些淡妝。門鈴響，老王開門。「伯母，您好。」聲音很像游盛，但稍顯活潑。「我是游盛的雙胞胎弟弟，叫游隙。縫隙、白駒過隙的『隙』。」「請進。」老王客氣地招呼。「伯母，可以借一步說話嗎？」大概五分鐘後，老王過來說：「昭雲，我整理一下東西，要出門，游盛在其他地方等妳。」母親和游隙走回客廳，空氣中冷清擴散。「要去哪？」「附近不遠，妳熟悉的地方。」老王回應。我沒追問，只希望趕緊碰見游盛。約莫一刻鐘，下了車。適才感覺盤旋向上，我問道：「是壽山嗎？」「厲害，這樣妳也猜得到。」老王說。我聽見不遠處似乎人群聚集，我一靠近，聲音隨即沉寂。「尹太太嗎？妳好，我是游盛的父親，這位是他母親，其他人待會再介紹好了。」「妳就是昭雲，早該來探視妳的。」我不敢說話，只點頭示意。游盛呢？怎麼不先跟我打招呼？游爸爸接著說：「各位朋友，謝謝大家今天趕到這裡。首先，請大家以輕鬆的心情，看看山海，順便問候一下昭雲小妹妹，謝謝。」聲音突然嘈雜起來。「大家排隊，別擠。」鐵如奇控制場面，也協助翻譯我不清不白的語句。「昭雲，我是妳的國小導師，今天不只全班到了，全年級也幾乎到齊。」壽山國小就讀人口不

多，我記得那時候一個年級最多三班。我的成績優異，很多人都認識我。一下子，我覺得有點尷尬。一會兒，國中同學打招呼，甚至雄女只當一天同學的那班，也來寒暄。

「鐵姑娘，原來妳跟昭雲很熟？」「對啊！」「怎麼不跟班上講，自己私下聯絡感情？」「班上沒人問我？況且這是恰巧。」「鐵如寄，妳是我高中同班同學？怎麼沒跟我說？」我插嘴。「哈，妳又沒問？」果然是鐵式風格。跟高中同學熱絡，才知道當年那位亂唱校歌的女孩，就是鐵如寄。陸陸續續，可的姊姊們、語言治療師、救命恩人張先生，都在現場，我也聽到外公外婆的聲音。可是，游盛呢？「各位朋友，請安靜一下，我讓游盛的弟弟念封信。」「爸，媽，尹伯父，尹媽媽，昭雲，還有各位長輩以及關心昭雲的朋友們：很抱歉，麻煩你們從各地趕來，也很感謝，幫我完成最後的心願。」聽到這句話，突然耳鳴，有些不祥預感，強忍內心激動。「……我很滿足，因為我有愛我的父母兄弟，也有我能去關心的人——昭雲。今天聚在這裡，包括我，一起陪昭雲看山看海，看高雄港，吹吹海風。我想，唯一虧欠各位的，是一聲道謝，只好請弟弟代勞，幫我跟大家說一聲，謝謝，謝謝大家！」是遺言嗎？我滿心疑竇，不知問誰。「昭雲，很抱歉，這是游盛的意思，他希望今天才告訴妳，他已經過世的消息。」游爸爸的聲音，把我推進深淵，隨即失去意識。

三十二

我在哪裡？

十六歲，醫院清醒那天，是我生日。我想忘記。

二十六歲，壽山上，聽見游盛離開人間，也是我生日。為何不帶我走？

黑暗呢？已經是我習慣的枕頭，讓我一直入睡吧！

光？我看見自己內心的一道光，撥弄劉海，撥撥額頭搔醒我。

清醒？活著？游盛，你應該告訴我答案，而非轉身就走。

深秋了，我知道。

我知道未來的我一定明白，凡事都有原因。

游盛從不跟我提他有白血病的事，難怪臉色蒼白。後來到美國念書，主要是接受弟弟的骨髓捐贈，進行移植手術，念書只是幌子，這件事也沒說。今年初病情復發，他親自寫信請託所有與我有關的親朋好友，聚集壽山之上。已經過世三個月，我是最後知道的人。當天來的，是他的骨灰罈。我覺得自己又害死一個人，一個我心靈非常倚重、非常……

游爸爸把我的父親找回，那天他躲在遠處，不敢靠近。我的人生課題是寬恕、救贖，還是愛？我們仍是一家

人。母親不能原諒父親，叫他住其他地方，偶爾探望我。

至於我，終於死過一次。游盛教我的，原來是這件事。

游隙轉交大量的錄音檔給我，他說，哥哥交代只有我能聽。我把那隨身牒擱在抽屜的小盒子，請老王寫上編號「三十四」。目前不想聽，日後也不會聽。我早知道他想跟我說的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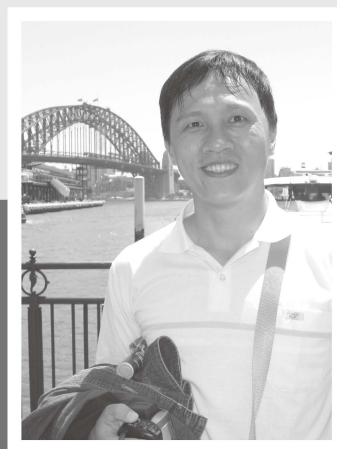
深秋的傍晚，涼風從陽台吹入。

我聞到盆栽裡桑樹的葉味，一種無形的煙，繚繞整室。我想起《潛水鐘與蝴蝶》的蝴蝶，似乎就在屋子裡，振翅盈耳。

陽台外，我看見，遠方的愛河安安靜靜地，穿越我的心，順勢點亮一盞燈。



王 正良



• 作者簡介 •

一九七一年生，中興大學中文系博士班畢業。創作以新詩為主，曾獲全國學生、新北市、磺溪、竹塹、臺南等文學獎。小說則為新近嘗試，今年獲磺溪文學獎。

• 得獎感言 •

今年三月，莊馥華小姐偕其母邱梅珍女士蒞臨中興大學演講。大多數時間，邱女士以「馥華說」開頭談女兒的生命歷程。莊小姐很安靜，小說以她為底本，渲染喧嘩而無力的悲愴。小說幽隱，但願更多人認識她，認識自己。

評語

李喬

〈第三十四號箱子〉是一篇敘事結構細密周延的好小說。全文是倒敘的，妙在「回憶味」很淡，是偷走了讀者的「時間感」，而國小國中點滴瑣碎，在結尾都是必要的因素。一開始就感覺「回憶」，會失去趣味。

主線平穩，但不霸占太多篇幅，讓副線有說故事空間，這是短篇小說最難處。而副線情節又豐富了主線的厚重感人。

主角失明癱瘓的設定，是作者的終極挑戰。「黑暗」既無形又無容，然則如何形容之？作者想出「編號箱子」以「無形容形容之」。最最不忍的還有編號「三十四」的箱子……

然而不堪的生命處境，仍有一群不甚光鮮亮麗的親友圍繞在旁。父母無情苦情，作者並不強解；此處不陷於濫情，可嘉。不過就讀者言，游盛就此走了，叫人受不了。

文學是很主觀的。筆者坦言：最佩服這一篇。